

热议

保送博士为何心能仅及幼儿

□ 林矣

据报道,武汉南湖一出租屋内,住着来自襄樊,53岁的王女士和她的女儿。女儿是生物学专业的博一学生,王女士来汉陪她读书已快4年。谈起女儿,王女士充满了担忧:“博士女儿老大不小了,我从相亲会上相中的几个男孩子她都看不上眼。她对将来的工作也没什么计划,洗衣、做饭都得我来服侍,真是操心啊。”

真是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啊!

尽管早在2008年,我国拥有的博士生数量已居全球第一,但相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,相对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。博士是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学位之一,更是国

家倾心培养的专业人才,是国家的栋梁和希望,是社会的中坚和精英。可看了这则新闻,我对博士生的敬仰之心顿时受到了极大的打击。一个堂堂的博一学生,不仅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自理,而且还不愿意自理。这样的博士能算国家的人才吗?

我无法考量这位女生的智力水准,但我可以肯定的是,这是位心灵幼儿。我曾经戏称胡润百富榜的一些落马富豪为“金钱上的富翁,心灵上的贫民”。而今,这位博士女生则让我见识了“智能上的博士,心灵上的幼儿”。除了读书,这位女生似乎什么都会,不但会,而且还不愿意。心甘情愿地享受母亲的照顾——没有愧疚

之心,没有回报之愿。

可问题是,这样的一位心灵的幼儿,怎么就成了我们国家的博士,而且是保送?这不仅再次证明教育机制的迂腐和僵化,证明我们家庭教育的无力和无奈,更折射出我们社会价值观的严重错位:重智力,轻心灵。“心者,道之主宰”,没有心灵的成长,拥有再高的学识都是枉然。甚至,如果心灵出了问题,智能越高对社会危害越大,那些因心灵变态而铤而走险的知识罪犯,已是举不胜举。

须知,头脑知识不如心灵智慧,智能高莫如心能高!

古有世说新语,今有师说新语,本版欢迎广大读者建言立说。


辩说

勿把海归跳楼的个例普遍化

旅加学者 陶短房

9月17日凌晨2点,从美国芝加哥市“海归”的青年才俊、今年6月才作为“1311”人才引进计划被浙大引进的博士涂序新跳楼自杀,年仅32岁。

一位前途无量、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,就这样匆匆辞世,本已令人惋惜。他所留下的遗书中感叹“当初的决定下得太草率”、“事后的发展完全没有预计”,以及国内学术圈“残酷、无信、无情”等等,更令人惊悚惊心。

惊目惊心之余,一些人开始抨击国内的人才环境、学术氛围。认为涂序新的死,是“社会杀人”;另一些人则认为,“海归”水土不服,心理素质低下,适应能力差,大事干不成,小事不愿干。大张旗鼓地引进他们,既无补于国内机构、单位,也白白耽误了这些人自身的发展。事情果真是如此么?

诚如某些人指出的,国内的人才环境、学术氛围,的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。但这些问题对“海归”存在,对其他人才同样存在。基于“外来和尚好念经”的思维定式,“海归”们碰到的麻烦,通常要比国内同行少得多。别的不说,“1311”给予“海归”的特殊政策倾斜,国内同等人才就只有眼热的分。可见,将涂博士的不幸完全归咎于社会不公,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。

以涂博士的不幸广而化之,推出“海归都不行”的结论,进而主张对他们关上大门,就更缺乏依据了。许多报道都指出,虽然少数“海归”存在水土不服、适应能力差的毛病,但绝大多数“海归”回国后却适应得很好。据不完全统计,中国现任大学校长中,“海归”占了80%以上。即使在工作、生活条件和开放度大不如今天的过去,不少“海归”也同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建功立业。我国航空、航天、光学、高能物理等高科技领域的骨干专家,许多都有“海归”经历。笔者是学外语的,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从创办至今,差不多每一位师长都可算“海归”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,不仅交出了令人赞叹的工作、学术答卷,也留下了不平凡的人生轨迹。林林总总,不一而足,如何能以孤证、孤例,就将“海归”从整体上一棍子打倒呢?

从目前媒体的披露看,涂博士在短短几个月的归国工作过程中,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。如职称评定争议,以及其他工作、生活琐事等等。这些不快和疙瘩,每个人都可能碰上,即使其他国家也未必就碰不上。在美国,许多科研工作者需要看心理医生,也正是因为工作、生活的压力太大。

生命最可贵。只要有健康的心态、积极的人生态度,就没有过不去的坎。涂博士选择了一条令人痛惜的不归路,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,但他本人心理健康状态欠佳,才是问题的关键。人们可以、也应该为一位“海归”青年才俊的去世而惋惜和悲痛,也应该深刻反思学术界和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。但不应将特殊的问题,当作普遍性、规律性的现象。

辣语

北大“保研门”背后是否闪动权利魅影

□ 胡艺

来自黑龙江大庆市的官员子弟韩公子和张公子,本科3年多门功课不及格,在“用脚趾头也想得出来这样的人根本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”的情况下,竟然顺利登上了保研的榜单。而北大经院本科生教务部称,他们被保研,绝对符合规定。

普通百姓一直对招生公平充满期待,对“比爹”的潜规则早有微词。虽说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素质优秀,但是,全班成绩倒数一二的学生,竟然被顺利保送读研,文化素质与综

合素质的反差如此之大,显然难言公平。

面对“两人是否有功课不及格”的质疑,北大经院本科生教务部以学生个人隐私为名拒绝回答。北大经院对于公众迫切期待了解的相关信息闪烁其辞,拒绝回应,难以自证清白,消除公众心目中的疑问。

成绩倒数第一的学生为何能离奇保研?报道给出了答案:两位公子的父亲分别是某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另一市的实权局长,北大某副书记则来自该地级市。原来如此!离奇

保研背后似乎闪动着权力的魅影。

官员子女享有超保研特权,破坏了社会公平,伤害了招考公信力。公众自然有理由提出质疑,校方也有义务回应质疑、作出纠正。不能以“符合规定”的模糊回应蒙混过关。对此,一方面北大经院应该回应质疑,详细公开研究生保送细节。主动接受公众监督与评判。两位公子的官员父亲与涉事副书记也应主动自证清白,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。

直言

孩子为何怕学校“开运动会”

□ 叶金福

眼下,正是各学校举行运动会的好季节。校运动会本应是孩子们最喜爱的一项文体活动,但据了解,眼下,有不少孩子却不喜欢学校举办的运动会,甚至害怕校运动会。这是为什么呢?

据某小学四年级一位学生相告,学校每次举办一个活动,老师就要大家写作文,像春游、秋游、运动会、艺术节、演讲比赛等等活动之后,老师都要布置一篇作文。由于活动内容年年大同小异,许多小孩拿着笔不知从何下

笔,一些小孩甚至急得哭个不停。笔者不禁要问:难道学生的作文一定要靠学校举办的活动为载体吗?除此之外,学生就没有什么作文可写了吗?

诚然,老师通过学校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,让学生利用亲身经历和感受,写成文字,这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是有一定好处的。但倘若年年老调重谈,没有新意,老是逢春游写春游的感受,开运动会写运动会的感受,这对学生的作文水平的提高肯定会大打折扣。

怪不得一些学生每次校运动会之后,写出来的作文往往像记流水帐,年年差不多。不但没有新意,没有进步,反而挫伤了孩子们写作的兴趣和积极性。也难怪很多孩子怕学校举办春游、秋游、运动会之类的文体活动。

但愿我们的语文老师不妨屏弃原来陈旧的作文教学,大胆创新,与时俱进,紧跟时代步伐。多布置些适合当代学生特点的作文,让孩子真正喜欢我们学校开展的一些文体活动,而不会因为要写作文而“怕”它。

聚焦

取消论文硬指标直指高等教育“硬伤”

□ 文志飒

继15日正式发文明确本科毕业论文(设计)多样化、各种体现真材实学的实践成果也可以代替论文后,四川大学日前又出台研究生培养新方案,“计算机科学与技术”、“信息安全”、“软件工程”学科今后不再将硕士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,作为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(学位授予)的必备条件。

取消论文发表硬性指标的消息一传出,不少研究生连呼“轻松了”。确实,研究

生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一直是悬在研究生头上的一把利剑,让众多学生不得不放弃做一些实质性的成果,而将时间和金钱大量花在了无用的学术论文上。由于研究生课程紧任务重,为了短时间内写出一篇达到要求的论文,学生们不得不大量抄袭作假,由此还产生了一条“代写论文”的产业链,学生可以花钱买到质量高的原创论文。至此,论文发表的目的已经离当初制度

设计的初衷越来越远。

长久以来,我国学术界都陷入了一个“以论文论英雄”的误区,以发表论文的数量、期刊级别来决定老师的职称评定、科研经费的划拨,以论文发表与否来决定是否给予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机会。这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的“硬伤”。我们期待着其他高校也能探索出学术水平评价的新形式,共同治疗中国高等教育“以论文论英雄”的“硬伤”。

